

张尔嘉(1833-?),字子谋,号春岫,浙江仁和人,世居“桐扣之槎溪”,今属临平区星桥街道。张尔嘉在杭州城东一带颇具文名,著有《艮山地理书》《孙花翁墓征》《耕余集》等,曾参与整理《艮山杂志》,并手绘迄今发现最早的《临平图》。太平天国运动时期,张尔嘉两度被抓,后成功脱逃,劫后余生,写下《难中记》,成为后人研究这场农民起义战争在杭州一带状况的第一手资料。

## 临平史话

# 城东文人张尔嘉

张尔嘉的祖上为南宋中兴四将之一的循王张俊。元末明初,张俊的后人张輿(字行中)、张铭(字行素)兄弟隐居桐扣之槎溪。张尔嘉在《难中记》中专门注明“桐扣之槎溪即府志桐扣石鼓处”。这里的“桐扣”出自一个临平湖的故事,在临平地方志书中有专门记载。传说晋武帝时,临平一带是一大湖,一天,西岸石崖突然开裂,崩出一个大石鼓,却槌之无声。武帝司马炎闻之,问中书令张华,说可取蜀地山中千年桐木,刻为鱼形,扣之则鸣。武帝遂命人去四川取桐材,雕刻为鱼形槌打石鼓,果然鼓声大作声闻数里。后人即把崩出石鼓之山叫作“桐扣山”,山下大湖唤作“石鼓湖”。“槎溪”一词在张尔嘉绘制的《临平图》中有标注,位于上塘河星桥段最西部的岳庙渡与上塘河古桥五云星桥之间,流向和睦连桥,与现在的和睦港位置基本一致。由此推断,张家或位于现星桥街道安乐、贾家社区一带。张家自张輿、张铭起世代定居于此,务农为生。张尔嘉为

张輿之后,其父牛农先生完成学业后进入仁和县学馆授徒,过着半耕半读生活。张尔嘉自幼在家接受教育,未曾出门上学拜师。清咸丰九年(1859)考取诸生,进入仁和县乡学,后在杭州枕山书屋担任塾师。张尔嘉性格率真,择善而从,杭州乡贤金承庭称赞“春岫先生今之古人,性朴直,不屑与时流伍……耕读自乐,暇辄作画咏诗,以写其潇洒之趣”。

张尔嘉写了不少有关杭州城东的文章,代表作之一《艮山地理书》记载了艮山一带的地理地貌和乡土人情,现收藏于上海图书馆。张尔嘉还撰写了《孙花翁墓征》。孙花翁,名惟信,字季蕃,南宋诗人。弃官隐居西湖,好艺花卉,工诗词,死后葬水仙王庙侧,南宋豪放派词人刘克庄为其作墓志。至清末,古墓废圮,难觅其踪。丁丙、俞樾等人细加考证,重立墓碑。张尔嘉广搜史实,著《孙花翁墓征》予以纪念。该书分墓志、遗著、逸事、附录四部分,辑录孙花翁的典籍史料。光绪二十一年(1895)嘉惠堂丁氏刊行,收录《武林掌故丛编》第十九集。卷首有俞樾、孙峻序,卷末有丁立中跋。张尔嘉的《耕余集》在杭州很有影响力,晚清著名藏书家、

慈善家丁丙在序中写道:“春岫先生敦孝弟,守礼乐,负来之暇,信笔成吟,未尝刻意求工,而自无不工。有德者必有言,吾读《耕余集》验之矣。”

张尔嘉为家乡写诗绘画,留下了研究临平历史的宝贵资料。他在《隆昌寺》一诗中写道:“路转峰回处,声声响梵钟。密围三径竹,高对两株松。流水穿厨入,浮云隔户封。皋亭山色好,西望静支筇。”由此可见,到了清代晚期,在峰回路转处、蓝天白云下的千年古刹隆昌寺依然钟声悠扬,香火延续,四周流水潺潺,松竹成群,与北宋文学巨擘苏东坡当年描绘的美景极其相似。在张大昌编撰的《临平记补遗》中,对“吴越王钱鏐折松于临平水洞坞”“宋高宗皇帝御书‘永思’,赐羊嫁桥俞氏”等重大历史事件的采信上,多处用到了张尔嘉的观点。张尔嘉手绘的《临平图》是一幅山水简笔画,线条优美,标注清晰,以上塘河为轴线,东起隆兴桥,西到半山、丁桥,北至超山、唐栖,南达汤村(即乔司)。《临平图》以山脉和水系为框架,对广严寺、石笕、安隐寺、景景观、藕花洲、佛日寺等处一一予以标注。现在不少人对皋亭山、黄鹤山、桐扣山概念模糊,看过《临平图》便一目了然。

## 彭丽芬的文字(上)

金秋时节,彭丽芬送来一部书——《静静的上塘河》,是这位临平文学新秀的处女作。一部散文集,20万字,时间跨度约20年,字里行间可以深切感受到她的坚持与执着,向往与追求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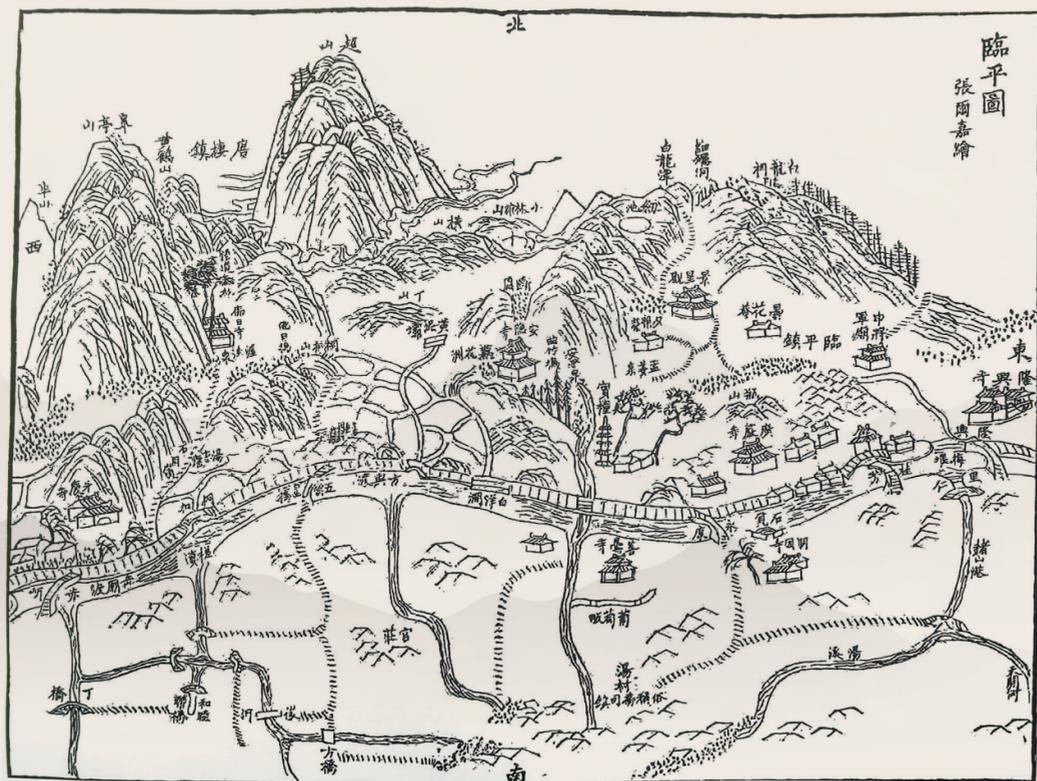
乡村不仅出产五谷杂粮、花草虫鱼,还出产人才。古人有云:人生三大不朽,立功、立德、立言。立言,即著书立说。文人手笔,不独一支笔、一纸、一展,更重要的还能饱孕思想与情感。彭丽芬的家乡在星桥,她说自己是“农民的女儿”,其实这个说法不够确切。彭丽芬的父亲,不仅是“农民的儿子”,还是一位兢兢业业于三尺讲台的乡村教师。在彭丽芬的眼里,“父亲非常能干,似乎无所不能”。父亲挚爱土地,在田里忙碌,把土地打理得生气勃勃、硕果累累。水稻啊,油菜啊,络麻啊,甘蔗啊……那喜人的长势,是对乡村教师生存能力的高度肯定。彭丽芬是星桥出产的文学人才,虽说从“立言”出发,此“立言”非彼“立言”,但就著书而言,彭丽芬以一部《静静的上塘河》置于星桥面前,十年磨一剑的艰辛,在父亲的瞩目下有所成就。父亲的内心作何感想?彭丽芬说:“父亲是我文学道路上的导师。”彭丽芬的父亲早年写过故事,也有过文学梦,但现实让他回归田野和教室,这或许就是生活的哲学。现在,《静静的上塘河》付梓出版,彭丽芬实现了父亲的文学梦,想必老父亲欣慰至极。

胡建伟

上塘河是杭州最早开挖的运河。这条河的历史,据说可以追溯到秦始皇时期,秦时称陵水道,又称秦河,通钱塘江。秦始皇统一六国后,东巡会稽,从丹阳到钱塘,走的就是这条水路。《资治通鉴·隋纪五》:“敕穿江南河,自京口至余杭。”唐代称作夹塘河,贞观八年于海宁筑长安坝,而成上河。宋代称浙西运河,走上塘,经星桥、临平,过长安而入大运河。明洪武年间筑德胜坝,其南始称上塘河。嘉靖《仁和县志》载:“上塘河南宋运道,俱自长安入艮山水门,抵东新河而上,此其故道也。上塘河,旧名运河,一名长河,一名夹塘河,西德胜桥抵长安坝,南通外沙河、后沙河与蔡官人塘河,东达赤岸河、施何村河、方兴河,两岸田土,何止千顷。”当年的上塘河,通衢大河,舟楫如梭,百舸争流,风帆映日。宋范成大《临平道中》有“烟雨桃花夹岸栽,

低低浑欲傍船来”;元方回《过临平》有:“记取五更霜显白,桂芳桥买小鱼鲜”;明释戒囊《长安坝上河道中》:“三月临平山下宿,沙棠一舟帆数幅”,和古人“市列珠玑,户盈罗绮,竞豪奢”的记载,上塘河的繁华及风光,可见一斑。这是历史进程中上塘河的一页。上塘河的历史划出了一条难逃宿命的从辉煌到式微的曲线。时间来到二十一世纪,彭丽芬眼里的上塘河,除了“杭州历史上第一条人工河”,更多的则是她孩提时代的记忆。打铁铺,竹器铺,弹棉花店,剃头店,照相馆,杂货店;江北摊上的贴纸,玻璃弹珠,游戏棒,鸡毛毽子,牛皮筋,铁皮青蛙,旋风卡;爬上岸来的小毛蟹,构树的果和叶,水泥浇筑的乒乓球桌,梧桐树果实,棕榈树的花;采茶,拗野笋,拔毛针,摘野草莓;作文被老师当范文朗读,骑着“安琪儿”上桥看风景;哼着小曲儿眯缝着眼喝着搪瓷杯里的浓茶的学校看门大爷,平时说一口软糯正宗上海话的穿着朴素、讲课极其认真、作风雷厉风行的班主任兼英语老师密斯 Xu,会用粽叶做成扇子的奶奶,总是深夜下班后给女儿带鲜肉小馄饨的母亲,舍不得吃烧饼油条省下钱来盖楼的父亲,外地来临平讨生活的烧饼店夫妻;佛日寺、桐扣山、宝幢桥、西洋桥……这些都出现在彭丽芬的儿时记忆里。童年的记忆涵盖了一个人对于自己 and 环境的初始印象,这是个体主观意识的起点,也是人生的起点。童年的经历,可能会随着时间的流逝渐渐淡化,但它会隐藏到人的潜意识里,慢慢渗透到性格中,内化为人生的重要部分。童年的时光是短暂的,但对于人的影响是深远的。一个人的性格、人生观、价值观,都是在儿童时期生根发芽的,这一时期的经历构成了人生的底色,无论走得多久,经历多少风雨,永远不会褪色。

读彭丽芬的《静静的上塘河》,我们可以从状如碎片的记忆中窥见作者其人。她童年所忆之人、事、物,带给读者以温暖、美妙与安逸,没有鸡零狗碎,不是一地鸡毛,一切皆源于上塘河。由此,我们可以联想到彭丽芬的微笑与温婉。在《静静的上塘河》中,我读到的是彭丽芬充实而有趣的童年生活。当然,我更有理由相信,这不仅是童年生活,更是彭丽芬的成长史和人生情感的重要注脚。



丁少华

清咸丰初年,太平天国运动席卷中国东南。咸丰十年(1860)初,太平军为解天京之围而奇袭杭州。正在杭州城里当塾师的张尔嘉在《难中记》中实录了这场兵燹之灾。二月十九日,太平军突然出现在清波门外,随即掘地道攻城。杭州城门紧闭,炮声震天,一片恐慌。张尔嘉出门扶栏而望,所见杭州城西南方“火光彻夜,避难者扶老携幼,纷至沓来,风声鹤唳,草木皆兵”。二十七日黎明,清波门地雷迸发,城墙倒塌,太平军占领杭州。民众纷纷逃往郊区或农村避难。可兵荒马乱之时,土匪到处作乱,农村也不得安宁。“时则人心惟怯,地棍横行,桐扣相近之佛日坞、横山等村,温州棚匪纠党啸聚,夜则抢劫,昼则擄人勒赎,名曰敲竹杠。”不久,星桥也被太平军攻克。张尔嘉虽“七情失据,万箭攒心”,但无奈辞别

老母,携妻儿趁夜搭船逃往钱塘江南岸。他在逃亡途中发出感慨:“满天烽火,生离膝下,其何以堪?……月明星稀,搔首问天,天亦不答。”寥寥数语勾勒出逃亡者的绝望。他四处逃难,两度沦落太平军之手。因能识文断字,他被太平军留用为“文书”,随太平军征战途中,只见哀鸿遍野、满目苍夷,“再过长安,但见瓦砾荆棘,凄凉万状”。这场战争持续多年,老百姓深受其害,“清同治二年(1863)秋收大稔,太平军开仓收漕,按亩苛敛,而佛日、横村之棚匪时闻抢劫,不堪其扰”。《难中记》还记载了张尔嘉假借卖冬瓜成功脱逃的故事:在德胜桥见“各门严查,非牌照不得出”,赖一卖冬瓜的老农带他骗过好几个哨卡,经白田畝(今三里亭附近)、坍总管塘,行至横塘胡肖眉家宿

夜。次日,由一乡民带路,手提竹篮,仍扮成卖冬瓜农民,经丁桥哨卡,终于平安到家。

“历忆所遭,心犹惊悚,恐子孙安享太平,未悉难中苦楚,不加警省,因录此以示后人,语虽俚鄙,皆实事实焉。”痛定思痛,张尔嘉将自己的经历记载下来,提醒后人珍惜和平,远离战争。杭州丁丙辑《庚辛泣杭录》时,将《难中记》收录卷十一,刊入《武林掌故丛编》。《难中记》篇幅不长,但为作者亲身经历,具有实录性质,因此一直为研究太平天国运动的学者所重视。

